

让同仁们、学生们来读书和学习。”

## 温良恭俭，心怀大爱

所有接触过陈灏珠的人，对他的评价都离不开“慈眉善目”这个词。王齐兵回忆：他第一次见到陈灏珠是1989年5月3日的上午，当时他来上海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，看到陈灏珠坐在评审席中央。“他头发有些银白，身穿月白色衬衣，他没有提问，但一直对我带着微笑。我当时原本十分紧张，看到了陈老师，觉得非常亲近，还有了些许自信。”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场景一直印刻在王齐兵的脑海里。“和他相处了几十年，从没见他跟谁发过火，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。”

陈灏珠对任何人都十分尊重，这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。他会电梯里的服务人员、机场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说谢谢；每次办公室或者家里来人拜访、汇报工作，临行前，他都会起身将客人送到门口，即使已有90多岁的高龄也不例外；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的人写信向他提问，他都会有理有据地提供解答和建议，亲笔写下回信。

“他是一个不爱麻烦别人的人，也从不讲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。他有很多学术会议要参加，在他90岁之前，身体条件还可以的时候，他出差都是自己一个人、一个包、一

个拉杆箱，跟我们打声招呼就走了。”周俊说。

周俊还回忆：有一次他和陈灏珠一起出差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午餐时间，有些人去包厢“开小灶”，而陈灏珠和普通人一样，在食堂站着排队领盒饭。一位其他单位的专家看到后惊讶地说：“一名院士、学界泰斗级的老专家，这样毫无架子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”

人们为陈灏珠整理遗物时，被两件物品震撼。一个是陈灏珠用了二十多年的磁化杯，杯身上有了裂纹，他就用皮筋一层层地缠起来，杯盖下和杯底处都缠着黑色的皮筋。一个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英汉词典》，这是60多年前一位学生送给他的礼物，到如今，纸页都已经泛黄了。这两样物品，他就摆放在办公室的书桌上，一直使用到去世前。

他非常爱护自己的病人，他总说：临床之所以重要，在于可以为病人减轻疾苦；他为病人听诊，永远都会先用手捂热听诊器；当工作人员为他编写传记时，询问是否可以回访他救治过的病人，他总会摇摇头拒绝：“这是病人的隐私，不要再让病人回忆起有伤痛的经历。他们病治好了，去过他们的生活就好，千万不要去打搅他们。”

在他人眼中，陈灏珠是一个不言他人是非而且很讲政治原则的人；由此，他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1978年，陈灏珠在上海第一医学院

和中山医院党委的支持下，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当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。“医生治愈的是一个患者的身心疾病，而政治家的目标是治愈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顽疾。都是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好，两者可谓是殊途同归。”这是陈灏珠对参政议政工作的理解。

原来的临床、教学和科研工作担子就够重了，再加上之前从没接触过的参政议政，妻子韩慧华担心他能否胜任。但陈灏珠明白自己的使命，又以百分百的干劲开始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。1988年，陈灏珠加入农工党，后历任该党上海市主任委员、中央副主席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。

陈灏珠参政议政的关注方向，大多与他的医疗本职工作相关，他关注国家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，提出改善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服务。

他不仅通过调研写出这些文字提案，还亲身实践：2007年9月，陈灏珠与夫人、女儿捐赠人民币100万元设立“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金”，后于2017年更名为“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”。基金的“生命之花”项目，为西部地区培训心内科医学人才；“心·肝宝贝”项目，每年救助多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和肝病患儿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山医院院长、肝肿瘤外科教授樊嘉，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、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都曾为他们主刀治疗。

人的生命无法永存，然而陈灏珠的精神，早已融入他深深热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，将永远绽放出璀璨的“生命之花”。

在他人眼中，陈灏珠是一个不言他人是非而且很讲政治原则的人；**由此，他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**